

焦山志



830325

焦山志卷五

國朝
歸安吳雲輯

天時
焦山志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舊有宋釋如玉辨證明大石山人顧元慶考二書我

朝山陽張弼又爲之辨長沙陳鵬年長洲汪士鋐又爲之考遠引博徵至詳且備然或以爲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或以爲梁隱居陶宏景或以爲唐王瓚顧況衆說紛紛幾成聚訟我

焦山志

卷五

皇上翠華蒞止親灑

宸翰重書舊文並製跋語以爲非晉人不能

天語煌煌永垂定論謹恭錄卷首其山中舊刻與諸說異同仍依類相從備載此卷庶後之覽者知羣言混淆之必衷諸

聖也

王

焦山志卷五

瘞鶴銘原石圖 卽陳鵬年出之江中者今在大雄殿左建亭覆之

江陰真宰
丹楊外仙尉
蘇轍君

真侶塵外
洪流前固重
唯疑騷事亦拙
相胎禽浮
山之仙家
未遂吾羽

沈
歲伯於華
上

石旌事筆篆銘不朽詞曰
地西粟以玄黃之幣北威
於朱

爽塏勢極華亭爰集
暇土惟寧
羊表昭

焦山志

卷五

二

汪士鋐云此現存之石凡七十七字又不全九字其無字處以空石補之

張昭考訂瘞鶴銘圖

江陰真宰
丹楊外仙窟
各獄徵君

此石字在下面銘三行十九字又不完
一字全形似宰上開一石如枕斜連題名三行
十字又不完一字存右半是篆左与不可辨

此真侶糜尔
仰洪流前固重
石唯髮鬚事亦微
行相貽禽浮丘
存山之下仙家
仁未遂吾翔

此腹內一
段文字

瘞鶴銘
此石字在下面銘三行十九字又不完

標題止存鶴字間數
歲前尚有紀也字全
載

鶴

歲得於華
庚申午歲化於
此側立石存八字亦不甚明

此宋人補刻三行
二十四字即在介
石之背

焦山志

卷五

案右圖一百有二字又不全三字較陳滄洲太守原
石多十九字鶴譔皇亭甲午歲化方天其之遽乎茲
故立丘形義二十字又卅半字為原石所無逸奚二
字原石有此本所無亭字下三行張力臣以為宋人
補刻覃溪先生詳辨其誤勒石焦山寺壁其說載後

張弼補全原文圖

江陰真宰
丹揚外仙尉
父嶽傲君

圖內缺十二字又不完二字鉅新定圖內又於唐人書本內存字巽壇上添山陰二字服土上添西竹法里四字又尔也何明四字按輟耕錄本易尔其戲靈四字

真侶糜尔作銘

洪流前固重局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巽壇執掩華亭宴集
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服土惟寧淺蕩
相胎禽浮丘著經余欲無言尔也何明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
山之下仙家無隱□□□我竹故立石旌事笈銘不朽詞曰
未遂吾翔冥廓耶翼奪□仙鶴之處也迺裹以玄黃之幣帝戲乎茲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

糜鶴銘有序

華陽真逸謨

上皇山樵書

焦山志

卷五

四

汪士鋐原石定位行數圖

江陰真宰
丹楊外仙尉
各徵君

此石前後計十三行行全者約二十五字隸以
今尺約高九尺寬五尺餘此圖以寸為尺而再
折之以便藏之巾箱原石因就崖書銘其行
之疎密字之大小俱不整齊

真侶摩尔作銘

洪流前固重局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山陰奕瑄執掩華其爰集
唯鬚驪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余欲無言尔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
山之下仙家無隱

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迺畏以玄黃之幣藏乎茲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田牛歲化於米方天其

華陽真逸謨

上皇山樵曹

座鶴銘有序

焦山志

卷五

五

翁方綱見存字之圖

江陰真宰
丹棗仙尉
各以傲君

真侶塵外

洪流前固重

唯髣髴事亦

相此胎禽浮

山之下仙家

未遂吾翔

鶴壽不知于亂也

華陽真逸

全鶴

歲得於華
上皇

爽瑤玦梅華喜爰集

殿土惟寧後蕩

半表留形亦

石旌事家銘不朽詞曰

也迺裹以玄黃之幣其戲乎

歲化於朱方天其

瘞鶴銘別刻六本

壯觀亭址別刻本

磨崖

真侶瘞尔作銘

洪流前固重高右

唯髣髴事亦微冥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

山之下仙家無

未遂吾翔寥廓耶奚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

華陽真逸

瘞鶴銘并序

志畧三山志云瘞鶴銘石刻二一在焦山之麓霹靂石旁一在壯觀亭左巖石上今壯觀亭久廢尋其遺

焦山志

卷五

七

址於山巖西側得磨厓五十五字又不全四字惜其大半磨泐明人就其下方鑿為碑形鐫詩篆額今割裂處半字隱然當時何鹵莽若是耶巖側有米芾題名石刻云辛未孟夏觀山樵書不題於霹靂石旁而題於此所觀必此書也且孟夏水漲原石並沒於江米老又曷從觀之此書即未必出於山樵一手斷在趙宋以前無疑又明王世貞云瘞鶴銘余往歲游焦山後厓水落時得之僅數字耳今此帖乃一百許字蓋取舊本刻之壯觀亭者刻手精頗不失初意可玩也正謂此本又云余藏舊搨銘書僅缺二十餘字蓋郡守摹之壯觀亭者雖結法加密天真未刊案此弇州所得實為茲刻舊搨字故若是之多但石下諸公鐫題年代並在王前則王之時石已磨泐不知何所據而定為郡守摹之者亭建於天順間郡守姚堂此刻固遠在名亭之前弇州或未之深考耳

盧志此疑即劉昌詩盧浦筆記所載

鎮江別刻不知何人考完者文載後

程康莊重刻玉烟堂本方丈

瘞鶴銘 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迺畏以[玄黃]之幣
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
胎禽浮邱箸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
辰[玄門]去鼓華袞留聲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
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
集真侶瘞爾作銘上皇山樵人逸少書斧山徵士丹陽

焦山志 卷五

八

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康莊跋原銘怪石峻嶒大於半間屋其間砥平四方如席字巖巖成行縱橫正等今易之兩兩相比者從海鹽翻本笈笥可以展觀爲石十有三橫互五丈有奇經始於辛丑陽月至壬寅上已畢工謀置海雲堂兩廡與眾寶之贊予茲舉者吳人潘生陸計生僑

錢升重刻顧宸家藏本 寶墨亭

瘞鶴銘 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迺畏以[玄黃]之幣
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

胎禽浮邱箸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
辰玄門去鼓華袞留聲我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
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扁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
集真侶瘞爾作銘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峯山徵士丹陽
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升跋瘞鶴銘在焦山之麓波濤吞蓄摹搨為難子守
是邦思為山靈補此缺陷徧訪不可得山陰馮子友
雪語余曰梁溪顧孝廉脩遠家藏舊本殆千年物也
余特造辟疆園顧子慨然出以示余首尾嚴整頓還
舊觀若有鬼呵而神護者此銘世稱王右軍書與潤
州圖志合其以華陽系號臆為顧況者歐陽公沈存
中也臆為陶宏景者東觀餘論廣川書跋金石錄格
古餘論也夫伯思疑非右軍不過謂右軍生癸亥卒

焦山志

卷五

九

辛酉咸和四十八年辛亥始去會稽不應九年甲午
得至朱方不知此銘撰則華陽真逸書則上皇山樵
逸少兩人蹤跡原不相蒙寄寫追題事難遙度安能
強書者之歲月先後合撰者之往來邑里若謂華陽
必歸真白豈句曲名山亦如蠶叢鳥道至山中宰相
始通車馬乎逋翁卒貞元末於銘中壬辰甲午尤相
河漢伯思固已辨之至書品冠絕古今涪翁推重特
至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使人不
疑又云大字無過瘞鶴銘而蘇子美亦云山陰不見
換鶯經京口空傳瘞鶴銘二公寧無見云然況佛印
師重建山寺其詩云朱方瘞鶴右軍奇入石三分記
歲時龍躍蛇奔此岸下等閒雷雨恐飛馳故壯觀亭
之左卽曰羲之厓寶墨亭其二以覆瘞鶴銘其一
以覆陀羅尼經陀羅尼經者亦唐王奂之集其宗祖
右軍書也由是觀之此銘為右軍書信矣予既託顧
子令善工翻刻仍航置山中世有好事者挾扁舟破
巨浪登蝸牛之廬摩挲墨妙緬昔賢其可作疑華表
之重歸懷古躊躇必將低徊留之不能去焉知不僅

以孫劉劔石海嶽禪
樓稱甕城佳話已也

盧志顧氏家藏本文與盧浦筆記所載鎮江別刻同
蓋卽宋人摹勒壯觀亭址者錢升等並以爲山樵眞
蹟誤矣

陳鵬年重刻本 佚

上白歲得於北朱未遂吾羽也迺以玄黃山之丁仙家
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華表留唯髣髴事
亦泐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甬爽埆勢掩華亭爰集
眞侶廕爾不峯山徵君丹楊外仙尉江陰眞宰

志畧石全字六十八不全字十二共八十字滄洲旣
起眞跡於江恐摹搨者眾又刻此石護於原石之外

焦山志

卷五

十

盧志此石舊在原石之外中爲複壁不盈尺才容一
人後不知何時以其艱於摹搨去之此石旣廢原石
益殘缺矣

林企忠重摹本

文殊閣今
移寶墨亭

上白歲於午歲於朱方未遂吾奚也迺裹以玄黃之幣
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
浮表留唯髣髴事亦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甬爽埆
勢掩華亭爰集眞侶廕山徵君丹楊外仙尉江陰眞宰

企忠跋石瘞鶴銘原碑文共一百七十九字內無考
証缺十一字又不全三字實止一百六十五字今存
原本並宋人補刻共計八十三字有不全二字甲午
蒲月華亭林企忠丹徒祝應瑞同江都吳維如重摹

石上

志畧此刻八十三字較之今存原石八十一字內增九字去七字跋云不全二字實五字也

小字摹本

文殊閣

瘞鶴銘 有序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仙鶴之遽也迺畏以立
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竹故立石
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邱著經余欲無言爾
也何明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

焦山志

卷五

七

何之解化□□□□上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

扁左取曹國右割荆門□□爽塏勢掩華亭爰集真侶

廕爾作銘 平 牟鬱徵君 丹楊外仙尉 江陰真宰

志畧右刻不知何人書其文乃張力臣圖本考次補綴之者惟奚奪下闕一余字舊本俱從左方起此則改從右書仿朱子書太極圖說之例取其便於誦讀也

前人考訂諸本

宋鎮江別刻本

見劉昌詩
蘆浦筆記

瘞鶴銘

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迺裹以立黃之幣
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
胎禽浮邱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
辰雷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髣髴爾亦微冥爾其何之
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肩闕一字割荆門未下華亭
焦山志

卷五

十一

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上皇山樵逸少書

斧山徵士

丹楊外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案劉昌詩字興伯清江人嘉定中著
蘆浦筆記十卷

邵亢考次瘞鶴銘文

見蘆浦筆記及黃
伯思東觀餘論

瘞鶴銘

有序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

缺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

缺一字
當為亭

甲午歲化於

朱方天其未遂吾翔

缺一字
當為寥

廓耶奚奪

缺一字

遽也迺裹

以立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

缺一字
四

我竹

此字
不全故

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彼胎禽浮邱

缺一字

余欲無

言爾雷門二字當有去鼓缺一字表畱缺二字當唯髮髯

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缺五又缺此字不全惟寧後蕩

洪波前固重扁右害莽見又缺此字不全華亭爰集真侶瘞

爾缺二字或文但止丹楊真宰知其次

汪士鋐云今現存石云相此胎禽則此云相

彼胎禽者誤石云後蕩洪流此云洪波者誤

案今現存石惟寧上止有厥土二

字此又缺五字疑一字之誤

又案華亭上爽塏勢掩四字為張力臣所補已無可

疑而汪退谷原石定位圖又取唐山陰二字補於

爽塏之上未免涉於臆斷觀邵資政此本荆門下不

全二字既與爽塏勢掩四字不類則當在爽塏之上

矣據黃伯思跋語謂邵公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

則當日所增各字皆就撮本編次荆門下

焦山志

卷五

必非無據與憑空摹擬者不同至唐人經後所書本
錯亂失序不足為憑山陰二字又他本所不載且唐
本山陰降迹為銘詞第三句並不在右割荆門之下
乃退谷不取邵本之半字而轉取唐山陰二
字以補爽塏之
上殊不可解
又案邵亢字興宗黃伯思字長睿宋左朝奉
郎行秘書省秘書郎著東觀餘論上下二卷

張學記瘞鶴銘文見董道廣川書跋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缺一本有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缺一字甲午歲化於

朱方天其未遂吾翔缺一字廊邪奚奪缺一字遠也迺裹

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缺四我心此字故

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邱

缺二字

余欲

無言爾

缺三字當有雷門二字

去鼓

缺一字當為華

裴留

缺二字當為形義

唯髮

鬚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

缺五字

厂

此字不完又缺一字惟寧後

蕩洪流前固重局右

此六字不完又缺八字

華亭爰集真侶瘞爾

缺兩字或但止於此未可知也

丹陽真宰

此四字不其其次

汪士鏞云今現存石云旌事篆銘此云旌其事者誤也

案董道字廣川著書跋十卷宋紹興丁丑歲其子斧序而藏之於家

刁約所得金山經度唐人書瘞鶴銘文

見廣川書跋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宋方天

焦山志

卷五

六

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黃

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

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迹華表留名真唯彷彿事亦微

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邱去莘左取曹國

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局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爰

集真侶瘞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

丹陽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汪士鏞云此本唐人於經後所書刁景純學士就金山經度中得之以校邵張二本其字錯亂失序為多

元陶宗儀考次瘞鶴銘文

見輟耕錄

瘞鶴銘 華陽真逸譔 上皇山樵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迺畏以_立黃之幣
藏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故我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著經迺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
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唯彷彿事亦微冥爾將
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厯下華
亭奚集真侶瘞爾作銘 丹楊外仙尉 江陰真宰

明張溥刻瘞鶴銘文

見陶隱居集

焦山志 卷五

五

廬志此卽宋刁約所得金山經皮本字句小有同異乃傳刻之訛不重錄

近代流傳瘞鶴銘碑刻文

見汪士鋐瘞鶴銘考

瘞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迺畏以_立黃之幣
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
胎禽浮邱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
辰_立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其何之
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

集真侶塵爾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斧山徵士

丹楊外仙尉 江陰真宰立石

汪士鋐云此世所流傳之本海昌陳氏刻之玉煙堂法帖中者也以較鎮江府治後石刻臨本皆同惟少

斧山以下至立石十五字耳

案此本與蘆浦筆記所載鎮江別刻本大略相同惟雷門此作玄門華表此作華表爾亦微冥此作事亦微冥山樵下多一人字又多一斧字因並存之以備攷證

瘞鶴銘

辨證題跋

宋歐陽脩集古錄跋尾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焦山志

卷五

七

歐陽脩集古錄跋尾真蹟

右在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爲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銘其所作也

汪士鋐云文忠以華陽真逸爲顧況道號真蹟云銘其所作今按廣川書跋云余於崖石上又得唐人詩

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此爲
定論卽歐陽集本亦自改眞蹟云不敢遽以爲況也
何焯云皮襲美顧道士亡弟子乞銘詩云大椿枯後
新爲記仙鶴亡來始有銘正用瘞鶴銘事若近出浦
翁肯以對
莊子乎

黃庭堅題瘞鶴銘後

右軍嘗戲爲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
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瘞鶴法詳
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黃庭堅題樂毅論後

余嘗戲爲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
焦山志 卷五 六
經大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
眞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舍子之凍
蠅而謂人凍蠅予無以應之固知書雖棊鞠等技非得
不傳之秘未易工也

黃庭堅書遺教經後

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
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銘斷爲右軍
書端使人不疑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纔得
瘞鶴銘鬚髯爾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

汪士鋐云觀山谷三跋所以推崇瘞鶴銘者至矣直以爲右軍書不疑也

黃伯思跋瘞鶴銘後

見東觀餘論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掘筆書味者從而敬之深可一笑

汪士鋐云鶴銘定爲陶宏景書此發於黃秘書也

黃伯思跋邵資政考次銘文

見東觀餘論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謂好事

焦山志

卷五

十九

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鶯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宏景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眞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

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楊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卽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未官於焦山志

卷五

五

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汪士鋐云西清詩話云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則真逸者因隱居之別號矣

黃伯思與劉無言論書

見東觀餘論

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卽瓚詩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卽瓚書也下有云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

趙潛題僧如玉瘞鶴銘辨證後

師示以瘞鶴銘辨今因以所得陀羅尼經右軍書遺之
郡志有墨寶二卽此帖之在郡治者與華陽真逸書也
隱而顯離而合於是古潤二寶俱萃於焦山之下矣

張學瘞鶴銘跋

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及寶墨亭者蓋盡於此凡文字句
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
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
尾不豫焉熙甯三年春予與汾陽郭逢原公域范陽范

焦山志

卷五

三

禕子厚索其遺逸于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
表雷惟盈十字
完餘二字爲缺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

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楊外仙江陰真宰八字
與華陽真逸上皇仙樵爲似是眞侶之號今取其可考
者次序之如此其間缺文雖多如華亭寥廓之類亦可
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學子厚記

董道跋張學瘞鶴銘後

瘞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掩
沒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尙書學而此銘字特

奇偉宜世賞悉而卒不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愛寶徐
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錄考其歲月雖不可得
然此山之摧裂圯堦莫知何時而是書歷覆其下知其
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其刻畫亦幸至
今尙完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
況自號華陽真逸謂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直謂顧況
所書況不知所書如何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
況書將於是乎取不可得也往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闕
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學
焦山志

卷五

三

自力求之摹兩山間其闕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
別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刁景純就金山經度中得
唐人於經後書瘞鶴文以校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
多矣宜直示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並列序之來者
可以考矣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
凡十行爲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
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
況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

案今東觀餘論所載邵興宗本缺三十八字又六字
不完四字不知其次廣川書跋所載張子厚本缺三

十二字又不完者七字張本與邵本異者三字多一其字又少不全五字與此邵與宗考次其文云云不合或有傳鈔之誤未可臆斷也

董道書黃學士瘞鶴銘後

黃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王逸少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況道號然逸少逋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考次其年義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當五十九年而成帝咸和九年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

焦山志

卷五

三

所望不得以此爲稱顧況卒於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爲壬辰九年爲甲午良不及也上推壬辰歲爲天寶十一載況當兒穉其號華陽乎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昔陶宏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今日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壬辰歲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游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卽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

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爲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
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別
固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
摹搨最難又石摧歷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霜雪不及故
字畫至今尙完或疑梁世書傳逮六百年不應如新刻
於石余求銘後王瓚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譌缺貞觀
去梁未久可考而知也

劉昌詩蘆浦筆記

右前文鎮江別刻不知何人考完後文乃邵樞密亢取
焦山志

卷五

五

所有字以意躐括雖有差異亦可參訂但前云逸少書
圖經亦載羲之書六一先生已論其非至謂或云顧況
作銘蔡端明則以字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而山谷乃
斷然曰王書不疑何也今攷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海記
昔有鶴晨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恩
斫鼓鶴乃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
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豈復有羲之誰肯遽取以
爲引證哉然則非晉人文不辨可知矣漁隱考訂華陽
真逸爲陶隱居推原本末或庶幾焉

趙明誠金石錄

右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爲何代人歐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余遍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公何所據也

蔡佑雜記

焦山瘞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章子厚丞相不以爲然緣石刻在崖下水中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兵

焦山志

卷五

三

司參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瘞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考官稱乃唐人則章丞相可謂明鑒也

古洲馬子巖題

余淳熙己酉歲爲丹楊郡文學暇日遊焦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於崖間震而墜者余不信然遂拏舟至厯觀崖間尙餘茲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閒片石傾倒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摹搨今因請於州將龍圖閣直學士張子顏發卒挽出之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偶一卒曰此石

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遂併出之其文與佛榻所見者同持以較之第闕二字而筆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爲寺僧所給耳因摹數本以遺故舊近觀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辨乃知此銘真陶所書前輩所稱者眾矣惟長睿之說得之

汪士鋐云宋潤熙中是石已嘗發卒挽出但不知置之何地又不知何時復沒於江也

趙彥衛雲麓漫抄

瘞鶴銘在今鎮江府大江中焦山後巖下冬月水落布席仰臥乃可摹印紹興中訪舊本有使者過命工鑿取之石頑重不可取祇得十許字又以重不能攜但攜一兩字去棄其餘今通判東廳者是也

元陶宗儀論瘞鶴銘

見輟耕錄

右瘞鶴銘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爲晉王右軍書惟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爲陶隱居書良是決非王右軍書又疑華陽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書皆非長睿字長孺號雲林子邵武人又董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學子厚所記取其可考者次第之又董君自書其後云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

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君字彥遠號廣川東
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
云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況號也
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
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尙元魏間
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
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
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
陽真逸爲陶宏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
焦山志

卷五

五

然後眾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
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
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學本作丹楊外仙邵亢
本作丹楊仙尉又有作丹楊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亦
多先後不同尙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
之一二可也

汪士鋐云鄭杓字子經羅源人泰定中辟南安儒學
教諭著衍極五篇衍極紀載三篇其書自倉頡迄蒙
古凡古人籀篆以極書法之變皆在所論曹士冕字
端可號陶齋南宋人有法帖譜系劉有定莆田人
案今東觀餘論所載邵亢本及廣川書跋所載張學
本皆作丹楊真宰並無外仙及仙尉字可見元明以

來卽諸家考訂本已有傳鈔脫
誤之弊況廬山眞面豈易見哉

柳貫跋舊本瘞鶴銘

銘在潤州焦山下刻於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故不復得
其全文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爲非又疑顧況
號華陽眞逸而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直以爲況至董
道書跋則謂陶宏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宏景
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日壬辰曰甲午則壬
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宏景以天監七年遊
海岳往會稽來永嘉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
焦山志

卷五

五

化去宏景爲作傳卽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又謂往時
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
不知其次今案此闕三十四字而八字不完又當考求
他本或質之崖石庶得其眞耳

明顧元慶瘞鶴銘考序

瘞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山
僧憚於摹搨給云崩裂墮江人間旣少其本雖京口士
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爲信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
刻甲於東南嘗錄其文悉加題品爲金薤琳琅凡數十

卷獨以未得此銘爲恨邇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親榻以歸由是此銘復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考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緝爲一編名之曰瘞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好者乎正德戊寅正月十日

王世貞瘞鶴銘跋

瘞鶴銘余往歲遊焦山後崖水落時得之僅數字耳而此帖乃一百許字蓋取舊本刻之壯觀亭者刻手精頗不失初意可玩也其書炳烺古今第不知爲何人造潤

焦山志

卷五

五

州圖經謂爲王右軍至蘇子瞻黃魯直確以非右軍不能也歐陽永叔疑爲顧況尤無據黃長睿謂爲陶隱居又謂卽丹楊尉王瓚瓚腕力弱不辦此隱居雖近似要之亦懸斷也余不識書竊以爲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而結體間涉疎慢者手不隨者恐右軍不得爾至於鋒禿穎露非盡其本質亦以石頑水泐之故而魯直極推之又極愛之得經心瘞心隣女耶

汪士鋐云檢東坡集無稱瘞鶴銘者此云子瞻魯直確以非右軍不能豈誤以子美爲子瞻耶

王世貞又跋

焦山瘞鶴銘或以爲陶隱居或以爲顧況或謂卽王瓚
筆獨蘇長公黃太史以爲非右軍不能而茗溪漁隱辨
其誤似更有據余所藏舊榻銘書僅缺二十餘字蓋郡
守模之壯觀亭者雖結法加密而天真微剝葉伯寅嘗
從其舅氏周六觀遊焦山於水中探刻石摩挲久之不
及榻時時悵恨昨年秋得袁尙之本僅十六字加裝潢
屬余題其後六觀博雅君子清言爲一時冠不幸早夭
伯寅念之尤切毋亦寄渭陽之思於朱方之化耶

都穆瘞鶴銘跋

焦山志

卷五

三

右梁陶宏景正書瘞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麓下臨
江水余宏治甲子嘗遊焦山問僧銘之所在則云已崩
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余信之載其語遊山記中正
德丁丑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爲余言嘗識其處余
旣驚喜且自笑昔爲僧所誑遂與德孚及鄉貢士俞貞
明渡江登山踏雪尋之果得於石壁之下可讀者僅二
十字因榻以歸未至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
放翁題字云踏雪觀瘞鶴銘乃知昔人好奇已先於子
銘殘闕而錄其全文好奇之士庶幾同一快也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

秦璽或以爲李斯或以爲程邈石鼓文或以爲宣王或以爲宇文周瘞鶴銘或以爲右軍或以爲陶宏景或以爲顧況夫烜赫有名之蹟前人尙無定目如此末學小生挾枵腹而輒欲程量于古何可耶

袁中道珂雪齋集

焦山有野意大勝金山獨瘞鶴銘之疑未決欲親往勘之蓋此銘諸家若聚訟以爲王右軍書者蘇子美也以爲顏魯公書者歐陽公也以爲顧況書者沈存中也以

焦山志

卷五

三

爲陶隱居書者黃長睿也以爲諸公皆非而別有隱君子書者董道也惟黃魯直斷乎以爲非右軍不能謂爲大字之祖龍爪遺法歐虞顏柳諸公僅得其髣髴津津乎不啻口出魯直於書學極深似有可憑近世名士以爲據茅山志顧況居菖蒲潭自號華陽眞逸銘字是況無疑不知銘石後有貞觀王瓚書已學其體況去貞觀年尙遠何得先有此書百聞不如一見今風色如此其緣又慳可歎也或曰此時水未落銘石不可見遂返棹

國朝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瘞鶴銘華陽真逸撰正書今在丹徒縣焦山下刻於崖石輟耕錄云須潮落方可模故罕傳其全文者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況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則直以爲況黃長睿東觀餘論謂陶宏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宏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此銘曰壬辰曰甲午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宏景以天監七年遊海嶽住會稽及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宏景爲作傳卽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董道書跋載

焦山志

卷五

三

南陽張學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字而所亡失者幾五十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豫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楊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眞侶之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非顧況可知矣今考此銘字體與舊館壇碑正同其爲隱居書無疑予友淮陰

張昭以丁未十月探幽山下復得七字云惟寧_寧之上有
厥土二字華亭之上有爽塏勢掩四字其右題名徵下
有君字皆昔人之所未見也

張昭瘞鶴銘辨

瘞鶴銘刻於焦山西足當江流之衝怒濤走齧其下想
昔日轟裂之時正值雷雨之夕俗因傳爲雷轟石其石
常沒於江惟冬日水落始得見丁未十月望後三日過
此先觀重刻二石次至壯觀亭址右俯瞰碎石叢雜攝
衣下尋見一石仰臥於前一石仆於後字在石下去泥

焦山志

卷五

三

沙咫尺臥地仰觀始見字迹又一石側立劔甚各存字
多寡不一命僕各搨一紙時落日風寒不能久立遂乘
片帆回所寓之銀山蘭若挑鐙審視未得其詳次日復
往搨之仆石之下仰搨爲難僕之兩手又不能兼理搨
具予乃取其旁落葉藉地親仰臥以助之墨水反落汗
面不顧也及拏舟而返予之周旋於石隙者已三日矣
手足不寧衣履皆穿始各得四紙湊其裂痕詳其文字
皆厯厯可觀所少者無幾爾此刻因手書於石故自左
而右其字之大小疏密亦不一謹按原石存字上有並

列六行下有並列三行是當時本文之定位也雖其間殘闕一段難於追尋要可計數其方又察重刻三種云是本之海昌陳氏玉煙堂帖內者竊意重摹本山之書未有不先求本山舊蹟而反依轉摹之本以意爲增損者也豈因水涸之時未能訪求或轉相委托承譌襲舛不肯如予之身任其勞歟此所以不得不辨也因節錄東觀餘論廣川書跋中切要語知非王逸少書并非顧陶所書凡予之欲言者古人已先言之殊勝余之喋喋也

焦山志

卷五

三四

張昭書東觀餘論廣川書跋後

昭按二書論次出於宋熙寧之時其字之完闕皆有次序當取爲程式俱前列原文未免漏略今以昭所揭先於側石上得八字仰臥石上得三十字仆石下原存二十三字并不全二字後察出惟寧上得厥土二字華亭上得爽塏勢掩四字其右題名徵字上得岳字徵字下得君字此八字儼然現存合前六十九字何以數百年前諸君竟未之見耶據子厚云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卽昭當日同僕仰臥搗出時甚苦漉漫粘置壁

間諦審熟揣者累日夜而後得此八字蓋不敢使古人遺跡等諸過眼煙雲也曩嘗遍質之字內精鑒東吳顧亭林先生著金石文字記載云淮陰張昭審訂復得八字可謂毫髮無遺矣茲欲論其全勢惟據原石上下見存之定位卽可揆度其餘而予所難置者尤在中間亡失一段據廣川跋云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卽爲句讀之約束定數每行除上下存者若干又據各本所傳之文填寫湊合恰當原位無容那移其無證佐不敢妄入者僅闕十字

金山唐人書本存字如去華西竹法里山陰之類儘可成句亦不輕爲引用

較

焦山志

卷五

三五

前後諸本又獨多矣然不比尋常碑版楚楚易讀故非圖不明非註不悉特依原式完闕斷裂之形臚列於左

張昭辨玉煙堂本錯訛

今本山重刻橫直二種皆全依玉煙堂帖本前後改竄不同與原石位次參差不合并字體多譌亦列于此以備對勘

前標題瘞字今刻譌作塵下有序譌作并序

前題名一行原文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十字今刻前止有華陽真逸撰五字逸又譌作逸撰譌作撰乃於

銘末插入上皇山樵人逸少書譌增人逸少三字

序首行上於字今刻作於

序次行今刻奚奪下少余仙鶴三字奪又譌作奪藏譌

作藏

汪士鋐云今按原石地位亦或容不下三字故圖內止添入鶴字

序三行原文仙家下是無字下闕三字是我字我下又一字不完方接故立石字今刻仙家下譌作有直接立石字應少七字又旌譌作旌

銘首行原石上存相此等六字下存華表等五字其間闕十四字當是浮邱著經下半句又余欲無言爾也何

焦山志

卷五

三十六

明雷門去鼓三句下便恰合華表句矣今刻作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多出二句八字下占雷門二句之位與原石不合則次行唯髣髴之位亦不合矣又雷譌作玄鼓譌作鼓表譌作表畱譌作畱形譌作聲義譌作我

銘次行上存唯髣髴等六字下存厥土等六字其間闕十三字當是微冥一句又爾將何之一句解化下半句下又闕一句卽接厥土惟寧矣今刻以解化接惟寧爲句竟參錯損去二句八字與原石相遠況原石惟寧上

見存厥土二字蓋未察也又蕩譌作蕩

銘三行上存洪流等五字下存爽塏等八字其間闕十一字當是重扁一句又左取曹國右割荆門下又闕二字是爽塏上半句今刻重扁下作右割荆門未下華亭察原石華亭上見存勢掩二字何以改作未下勢掩上又存爽塏二字何以改作荆門可見各句皆譌矣

右題名一行原文各字止存上半偏在右下是岳徵君三字今刻譌作峯山徵士岳譌作山君譌作士

題名二行丹譌作舟

焦山志

卷五

三

題名三行原文江陰眞宰四字今刻下增立石二字

右皆指數可見者不敢略加妄議想因重摹之時不會計其位次牽合足成耳

再察元陶宗儀南邨輟耕錄本亦有不同諸句云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又作義唯彷彿歷下華亭奚集眞侶董文敏遂依之以刻石輟耕又云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眞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眞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陳氏玉煙堂帖正本之此今重刻二種又本之玉煙堂也末尾

又云其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尙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一二可也可見南村亦是懸揣之詞在元時已無定準無怪近日之紛紛也

又廣東黎堯石并嚴氏有翻刻殘本未睹其全然刻於他處或增減無考如金山唐人書本已自不同惟刻於本山者後人將信爲真或原石漸至於淪亡或憚勞不精於搜考則終不能覩本來面目其爲害孰甚乎識者其辨之

張力臣論欲重立原石

焦山志

卷五

三

凡神物之在天地間也隱見固有其時而能力而寶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岐陽之石鼓岱嶧之篆刻當昔時消沈磨滅未嘗不偃仆於煙榛霜草之間一旦有好事者寶之聚之雖或不無殘闕而人終不敢以譌舛亂焉陸放翁云殘璋斷玦以眞爲貴豈在多耶顧不然歟昭之於瘞鶴銘也旣備列五本於前可以一覽較然矣然釋文雖詳而本文未顯究不能與石鼓篆刻彪炳天壤吁可惜也原其要歸仍以重立原石爲主請試言其次第蓋重立之法宜先以仰面一石側立一石移置寶墨亭

上至仆石雖大固曩所曾植者若扶而立之江邊斯稱極快否則俟冬日水涸時掘其沙土容身可揭再別磨一石依原位行次效宋人之補刻重摹而精勒之亦一快也不然姑將仰面一石取起可一朝而畢至爲簡易從來遺墨數字卽可垂之永遠況此石見存三十字已得首尾之大概乎誠令此石先得無恙徐圖再摹三十九字與不全二字并宋人補序三十四字合一百三字置於一處則神物復還舊觀一以正前人之譌舛一以啟後來之信從力而寶之是所望於博雅君子首爲倡

焦山志

卷五

三九

率者也予始於丁未迄於甲戌垂三十載其間遍遊五嶽較刻諸書故鹿鹿無暇每思各依原形大小摹刻四幅於家園日月逾邁忽至七旬嗚呼予且老矣方苦形神之衰憊老病之相侵無可如何因念茲一段殷勤細訪亦大費苦心亟重刻此本并力疾雙鉤數紙以待識者且玩而老焉可矣曩者談長益先生曾爲題識今吾友潘子雙南不時往還江淮卽以相貽俾藏於焦頂之雙峯閣上久存其真不得淹沒至於石之果能復立耀光怪而吐虹霓他日有望氣者是必遠知神物之所在

也

翁方綱云新城王文簡池北偶談云門人淮陰張昭力臣耳聾而博雅好古康熙丁未十月拏小舟渡江至焦山觀瘞鶴銘云云而汪退谷瘞鶴銘考迺曰順治丁未誤矣又秀水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張致中字性符淮安山陽人儲藏鼎盃碑版之文頗富有子昭字力臣棄諸生不就試工六書躬歷焦山水濞手拓瘞鶴銘而考證之

朱彝尊書張處士瘞鶴銘辨後

石墨之傳於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讖石斷而爲三瘞鶴銘裂而爲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闕其疑可也移易增益其詞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

焦山志

卷五

罕

雪客神讖碑考旣序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乘江水歸壑入焦山之麓藉落葉而仰讀瘞鶴銘詞聚四石繪作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論序不紊且證爲顧逋翁書蓋逋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橫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於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于性所好斯瘞之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眾說之紛綸矣力臣名昭精書法嘗爲顧處士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手摹家藏鼎彝款識遺予惜不營生產沒後盡散失并傳刻棗木悉歸之閩人可歎也

計僑玉煙堂翻刻本跋

立石眞侶有丹楊外仙尉考鄴名唐曰丹陽史遷年表
文從楊祭姪帖顏魯公官爵亦然今之仙尉晉邪唐邪
正自待辨朱長文碑帖考載云梁普通四年陶弘景書

汪士鋐云丹陽古雲陽縣唐天寶初號丹陽非晉漢
之比漢丹楊郡治宛陵晉丹楊郡治秣陵以山多赤
柳得名故古本丹楊皆從木也又按壬辰爲梁天監
十一年甲午乃十三年卽以此銘爲弘景書亦當繫
之天監中不知長文何
據而云普通四年也

王士正香祖筆記

焦山瘞鶴銘或云王右軍書或云陶顧而金陵瑣事言

焦山志

卷五

望

唐李石續博物志陶隱居書瘞鶴銘顧元慶作銘考歷
引諸說斷爲陶書而未及引此證之余門人淮陰張力
臣昭作瘞鶴銘辨援据甚博予以遺新安張山來潮刻
叢書中不記引此否也

王澍竹雲題跋

銘就石書左行題銘一行撰書姓名一行序三行銘四
行後款三字凡一十二行當時以就崖書石故其行之
疏密字之多寡大小皆不整齊又歲久磨滅斷續不可
知其字數董廣川書跋載南陽張墜子厚所記計其完

書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與焉余案首尾既不與則序三行銘四行僅七行耳九字蓋誤今如張所記以二十五字爲準則序三行第一行闕一十六字第二行闕一十一字第三行末原文短二字僅闕九字銘四行第一行闕一十七字第二行闕一十三字第三行闕一十二字第四行原文僅六字今存四字僅闕二字後款三行僅存一十三字共存字八十有八要之此亦只案其位次約略計之究竟歲久磨滅未可據以爲定自宋邵資政亢以來諸家以意攷正次爲全文

焦山志

卷五

四

究竟是非莫辨皆所謂不知而作吾無取也

汪士鋐記瘞鶴銘考後

瘞鶴銘書撰姓氏本無可考既非右軍亦非宏景卽華陽真逸與華陽隱居偶同道號亦祇可懸擬爲宏景之文不當直定爲宏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署上皇山樵何從知其姓名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別銜如真宰仙尉徵君卽銘詞所謂眞侶是也諸君並高世慕道匿迹逃名更安可強指其人又其字體參雜篆隸六代皆然卽南北分界其書法亦未必不互相流傳何可定爲平陳以

後南土始有此結體而諸家議論紛紜余俱未敢深信
鉤摹之餘仍採拾舊聞而各識數語於後

陳鵬年重立瘞鶴銘碑記

瘞鶴銘在焦山西麓不知何人書書中但載甲子不列
朝代其後崩墮江中遂名雷轟石亦不紀何歲月宋元
以降傳錄傅會舛僞相仍莫能考正蓋歷世既遠文字
殘缺江濤險阻摹搨爲難固其所也余自庚寅十月再
罷郡羈繫京江足不踰戶庭且三歲越壬辰冬蒙

天語昭雪洞及隱微禁網始疎乃間以扁舟一至山下

焦山志

卷五

望

尋探崖壁適雨雪稀少水落石露異乎常時乃命工人
是相是伐巉巖尋丈力難全昇是割是剔不遺餘力以
求遺文出之重淵躋之重岡乃得七十餘字質體完固
精采飛奕巋然煥然如還舊觀自冬徂春凡三閱月厥
工乃成是爲癸巳二月旣望士民觀瞻莫不忭舞蓋茲
銘在焦山著稱殆千有餘年歿於江者又七百年蛟鼉
之所盤踞波浪之所剝蝕沙泥之所沈埋此七十餘字
自歐陽文忠公以至今日宛然猶存非山川鬼神護之
惜之曷至此乃隱見泪沒於狂瀾巨浸之中歷有年所

一旦復得重觀天日而余以愚昧重獲罪戾兩蒙

特宥之恩得優游自放於山巔水涯事與時會以畀茲
銘力挽而拂拭之其出也又恭逢我

皇上重熙累洽之朝如河圖洛書因時而見如日星雲
漢萬象維新用以黼黻太平光昭文治而山海効靈之
徵幽仄明揚之慶於茲重有合焉誠

盛世之嘉祥亦千秋之勝舉也迺遵原刻行次存者表
之亡者闕之登以山石儼若磨崖略循故蹟覆以層軒
環以周垣不事雕鏤不施丹青以速厥成毋俾散佚鳩

焦山志

卷五

四

工之次余滋懼焉至是書撰造確係何人傳寫荒唐與
補刻之謬妄古今人論辨頗詳載之別編以備覽觀余
不具論是役也余既典裘傭書以爲之倡勸事者爲同
門友任城潘子兆遴余及門黃山汪生玉樹京口李生
心祖吳門勞生城余老友雲間林子企忠齊昌徐子琮
而浮屠氏昌齡勝珠義果之力居多其捐基立石爲本
山住錫釋行載以及建立亭宇修築墻垣將伯之助不
爲無人例得並書碑陰以示來世

沈大成跋汪退谷瘞鶴銘初稿

退谷先生於瘞鶴銘臚陳眾說考訂精審後千載可無異論矣近金陵老友程南耕寄示張力臣瘞鶴銘辨書後一首則云雲林以爲陶貞白書或疑不類所云本山重刻之文上皇山樵下增人逸少三字乃依陳氏玉煙堂帖而譌考黃董陶所錄原文無此三字陳氏刻於明代而不知何所據而以譌傳譌也又云案皮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

見北夢瑣言

詩集內有悼鶴詩云卻向人間

葬令威此瘞鶴之證也又一詩序云華亭鶴聞之久矣及來吳中以錢半千得一隻養之經歲不幸爲飲啄所

焦山志

卷五

巽

誤而卒悼之不已遂繼以詩陸魯望和云更向芝田爲乞銘此撰銘之證也又云襲美爲唐懿宗咸通八年進士崔璞守蘇辟軍事判官自敘以九年從北固至姑蘇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襲美正在吳中其年相合集內與茅山廣文南陽博士詩皆不書其姓氏又憶華陽潤卿博士詩亦不書其姓魯望亦有寄華陽山人詩與刻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丹楊仙尉江陰真宰諸稱謂同所云得於華亭經歲卒與銘詞合文筆亦復相類集內他處稱丙戌歲庚寅歲皆不書年號又非

獨貞白爲然也又云是銘疑爲龔美所作而華陽北固之間無上皇山之名惟會稽有之

南宋北陵奏云直以上皇青山之雄翼以

紫金白鹿之秀

豈龔美以右軍遺迹在會稽而已亦字逸少遂

假其名以傳世與向傳爲右軍書亦非無故也右南耕之說如此是又出黃董陶張之外而別自爲說者余雖未敢遽信以爲然然其言亦似有可取者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旁引而曲證古人不廢也南耕名嗣章上元名宿與蔗畦兄弟亦世好故備采於後以相質至退谷先生書法之妙諸公言之詳矣茲不論

焦山志

卷五

四六

程康莊跋瘞鶴銘

鶴蛻有銘見於焦山書勢入神傳於天下良宜其華陽眞逸上皇樵人二人者無時代之名可攷以爲撰自顧逋翁如聖教序沙門集右軍書爲之夫逋翁非藏名者且何從得右軍眞跡而克辨此乎又意其爲陶貞白貞白隱於良常以華陽揣之當是且華陽在潤州境內焦山相去頗近自屬其杖履閒物當其往來幽境欲藉名山以傳姑秘其名字令後人摸索得之亦猶郭景純以爪髮埋於石簾山卽此意耳考貞白昔欲上昇頗以名

心爲累陸敬遊以十賚當九錫其文輒稱引仙家瘞鶴
銘雅屬好事得無類是今翫其字結構饒有蘊藉當在
虞褚諸公上故是六朝名手其爲貞白也益信矣銘石
崩於江涯潮汐侵蝕其搨本獨唐宋之間爲完卽在歐
公之時僅得六十餘字後此可知藐茲山靈不能禁馮
夷見奪惜哉予倅茲郡尋近代殘本亦不可得爲之悵
然辛丑秋計逋客出玉烟堂帖相賞獲覩此銘從初搨
全本摹而刻之而神韻宛然余因歎鶴銘之在今日名
存實亡況江間洲渚旣絕人烟繼此登焦山而望洪荒
焦山志

卷五

七

在目又誰從山中尋此勝迹亦屬烏有耶因捐俸購工
摹勒上石庶幾後世登臨之士得共寶之不沒古人之
用心云爾

何焯瘞鶴銘考跋

吾鄉大石山人爲瘞鶴銘考在正德戊寅時吳都文獻
猶盛而所援據頗率略退谷先生此編後出顧書其廢
矣焯小生寡聞先生迺採其一言俾得撲緣驥尾雖邀
榮幸亦竊愧懼非分云

王澍瘞鶴銘考跋

滄洲使君旣出瘞鶴銘於江又爲之考證以示來世傳不朽其意勤矣退谷先生更爲訂正刪繁補闕特見精核千百載後鶴銘不亡兩先生之功於是爲大澍後生末學無所知識獨於先生書法嗜之最深因愆愆先生書而刻之與鶴銘共千古是亦不朽盛業也

楊賓瘞鶴銘跋

瘞鶴銘爲雷所轟臥焦山之麓夏秋間沒波濤中不可搨冬春之交始涸出而搨又甚難癸丑春滄州陳明府削其背而薄之移砌寺壁摹搨較易而損失者二十有

焦山志

卷五

巽

六字又其背如唐天寶大曆間跋及宋王瓚等詩皆削去無存存者工又潤色之以是收藏家仍以未削本爲貴此正未削本也磨泐雖多而古意具在譬之西子玉環加以繡羅翠璫非不奪目驚人然較之香水溫泉沐浴初罷蛾眉未掃時相去星淵矣不識染庵先生以子言爲然

楊賓鐵函齋書跋

林同人瘞鶴銘

瘞鶴銘攷莫詳於張力臣一圖然偃臥一石華表留形三行與江陰真宰三行乃東西平對中間只隔一石非

若圖之斜曲也余于甲申三月至焦山拓得歲得于華
未遂吾翔山之下仙家相此胎禽浮邱華表留形義唯
髣髴事亦唯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掩華亭爰集
眞侶瘞爾江陰眞丹楊外五十六字尙有幸仙尉爽塏
勢六字在石隙不可拓若宋人補刻三十二字則又日
莫未之及也此碑恒沒水中最難拓相傳袁尙之得十
六字周吉甫得十七字兪州得數字朱樂圃得四十最
多者莫如歐公然亦僅六十餘耳今此拓多至八十餘
字豈非造物者于長林獨厚耶

焦山志

卷五

四

蔡襄忠惠集

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
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尙元魏間盡習隸法
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
隋代書

周密雲烟過眼錄

伯機云太平州有重刻本瘞鶴銘然不知以何物爲別
當叩識者

曹士冕法帖譜系

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爲陶宏景及以句曲所刻宏景朱陽館帖參校然後眾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予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學本作丹楊外仙邵亢本作丹楊外仙尉者且中間辭句亦多先後不同

丁敬評觀妙齋金石考略

峴瞻云皮襲美顧道士亡弟子乞銘詩云大椿枯後新

焦山志

卷五

五

爲記仙鶴亡來始有銘正用瘞鶴銘事若近出逋翁肯以對莊子乎按陸魯望悼鶴詩有君才真似清如水應向芝田更勒銘見松陵集亦一證也

翁方綱瘞鶴銘見存字考

上皇 予所藏水搨本皇字尙全 陳滄洲移置焦山

亭中石本皇字已泐其下半矣然其上半猶存汪退

谷圖不著此字蓋失之也又汪考於此上謂逸字存

半今不可見

歲得於華 予所藏水搨本華字下半在隱約間 歲

得華三字之下半於字之左半皆已不甚分明卽水
搨本歲字得字亦間有搨失者故汪考於得字亦算
半字也 汪考歲得二字之右尙存奚字之半今諦
視得字之右實尙微露奚字下之左畫於字之右尙
微露奪字上之左畫此可云存二半字矣

已上是所謂側立一石者見存二行全字六半字二

陳考汪考皆云存八字汪考第二圖所列鶴字誤
字與陳考同然汪考第一圖則無鶴字又無誤字而
有逸字汪陳張三君所据同時一本則所謂見存之

焦山志

卷五

五

字不應歧出若此無怪乎諸說之紛淆矣 誤字玉
煙堂刻本从扌汪陳二考則从言何也今旣見拓所
闕無由以臆定之 牛氏金石圖云此段存二字誤
也又曲阜陳述菴穎手鈔近人無名氏瘞鶴銘考云
此段第一行存鶴字而不言存逸字撰字

歲化於朱方 水搨本歲字於字甚明白 滄洲移亭

石本歲字於字亦尙可見而汪考第一圖不著歲字
何也 今諦審見存石本歲字上猶隱隱存午字之
形歲字下尙隱隱存化字之形朱字亦隱隱可見方

字方字是篆勢也至於近日描失之本則朱或訛爲未矣午字姑只作半字算 汪考第二圖云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此行凡存此十字而其第一圖則止於朱二字而已陳考與無名氏考皆與汪考第二圖同

天其 此二字今精拓本尙可辨在朱方下藏乎二字之左石斜迤處天字下橫與藏內臣下橫對其字上橫與乎內橫對

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 水搨本見存此十字乎字

焦山志

卷五

五二

下半微泐矣神理尙可見汪考第一圖乃己不著乎字何也 以字行書之字作飛白勢曳若行雲 汪考第二圖也上尙有之遽二字乎下有茲字陳考同無名氏考無上一之字

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水搨本存此九字石字之上尙隱隱見立字下半一畫此亦可云存半字也 汪考第二圖石上有故立二字陳考同無名氏考止多出立字

已上是所謂仆石之背者見存三行全字二十六半

字二 陳考云此段三十四字汪考云存二十字無
名氏考云存三十三字牛氏金石圖與汪考同愚有
附說見後
未遂吾卬 此一行存四字諸本所同翔字止是半字
然吾藏水掬一本羊旁尙隱隱可見也

山之下仙家 此一行存五字諸本所同之字行書

相此胎禽浮 此一行存此五字汪考第二圖及陳圖
無名氏圖并存浮下一字今所見水掬本亦隱見上
半字此亦可見半字也按胎字月旁右筆末似微有
外出反向之意浮字十畫皆用分隸法此銘凡水旁
皆如此

焦山志

卷五

五

唯髻髯事亦微 此一行存此六字諸本所同微字僅存
上半

洪流前固重 此一行存此五字諸本所同

眞侶塵尔 此一行存此四字諸本所同尔字闕右半

已上是所謂仰面石六行存全字二十六半字四汪
考第一圖云二十九字第二圖云三十字陳考無名
氏考與第二圖同牛氏金石圖與第一圖同當以此

爲据

華表留

禾

此行存此三字汪考第一圖牛氏圖皆

止以爲三字而汪考第二圖及陳考無名氏皆云下有形義二字今以精搨本摩挲諦視義字下半顯然卽形字亦隱隱影露此義字亦可云半字也表字中間微帶行書今翻刻本或作表誤

厖土惟寧浚蕩

此行今存此六字無名氏考與牛氏

圖並同汪考第二圖及陳考厥上有半字今無以知之矣按汪退谷云厖字兩點下一反筆顯然愚諦玩

焦山志

卷五

書

土字下橫畫反偃向上與鐘鼎文惟王王字下畫相似此銘凡橫直畫皆寓向背之勢所謂似欹反正者也搨本卽未可盡尋其搨痕之見於紙凹處者尙時時可尋耳

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此行今存此八字諸本同

已上所謂仆石之下三行存全字十七半字二

彖又山徵君

此行存此四字其首一字是半字徵字

上一字張力臣原圖作巒王虛舟直作山字今以石本諦審之彖下去山字甚遠其山上半字殘畫隱隱

可見者不與山爲一字蓋各之下山之上別有一字耳今不可臆度矣尙存其末二筆亦應作半字此行當是五字今存三字又二半字
丹陽外仙尉此行存此五字
江陰真宰此行存此四字諸本並同
已上所謂仆石之上三行存全字十一半字二牛氏謂存字十二者誤以山爲全字也日總計見存全字八十八半字十二

昔歐陽文忠謂得斯銘六百餘字人多疑之此固數

焦山志

卷五

五

自傳寫之訛不足執也學林云今世所傳碑本不過二百字而邵資政本止一百二十餘字此則其時代流傳久近之殊又無足異也惟近日滄洲陳使君出斯石於江而龕之於亭自茲已後無復增減當爲定數矣然滄洲之爲是攷也載其同時人序述讚詠之詞甚詳滄洲詩自云割取雲根八十字汪退谷詩云祇今遺文七十字陶窳詩云洗刷猶全七十字金璧詩序云完好者七十餘字徐時允詩云七十餘字尙不磨戴文英詩云七十今留數字羸陸奎勳詩云松

寥戔戔碣四立點畫粗完字六十楊宏性詩云手摹
雖得字六十行墨斷裂誰根求此諸人之云或多或
寡當以滄洲自言八十字者爲得其實愚今前後所
得水搨者二本初移亭上者一本而近今描失之本
不足道也於是研精諦審定其見存字數如右觀者
可勿疑矣

及見舊拓本所存字

全鶴 瘞字僅見下半 張力臣說題首止存一鶴字

此康熙初年也然則鶴壽二字之存者更在前矣

焦山志

卷五

五十六

華陽真逸 此四字是錢塘何夢華從所見舊拓本鈎

摹見寄者

鶴壽不知六紀也 其字僅見下半紀也二字夢華鈎

本

總計所見舊本存者又得全字十一字及二半字辛
亥八月方綱手摹一本藏於篋并殘畫亦算入總得
一百有八字矣

翁方綱銘書出陶貞白辨二首

是銘撰書立石皆託於仙侶自昔著錄之家初無定說

其以爲王右軍書者自唐人所著潤州圖經始而宋黃山谷蘇子美及邵守趙潛元郝經伯常皆因之以爲顧況者則沈括存中及焦氏筆乘也以爲陶隱居者西清詩話研北雜志周暉金陵瑣事據唐李石續博物志劉昌詩蘆浦筆記據苕溪漁隱叢話王觀國學林董道廣川書跋黃長睿東觀餘論以及馬子嚴柳貫陶九成顧元慶都元敬孫克宏顧炎武林侗之類凡數十家其闕疑而不敢定者則自歐陽集古錄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李之儀姑溪題跋以及近日張力臣汪退谷王若林諸

焦山志

卷五

五七

家也以理論之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江陰真宰丹楊外仙尉之類皆無姓氏可考自以闕疑爲是況華陽真逸乃撰人非書人似尤不必鑿指爲陶貞白矣然世所傳華陽隱居真跡一帖其書實與鶴銘相類董文敏容臺集云昔人以瘞鶴銘爲陶隱居書謂與華陽帖相類然華陽是率更筆文氏停雲帖誤標之耳又云停雲館刻載華陽帖以爲陶隱居書實歐陽信本行書也又跋九歌云此種行楷自陶隱居鶴銘出華陽隱居帖稍屬寒峭或歐陽信本學陶然皆在二王之外也又按顧亭

林金石文字記云此銘字體與舊館壇碑正同其爲隱居書無疑又云梁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天監十七年陶宏景正書今在句容縣茅山碑首云弟子華陽隱居丹楊陶宏景造隱居手自書而徐壇長圭美堂集云舊館壇碑潘稼堂所藏碑旁原有刻字一行云一行乃隱居所自書也不知何人以濃墨塗之隱隱可辨顧遂以爲皆隱居書非也問一行後何人書曰昔人云乃其弟子孫文韜書也形乃扁歐字前一行略不同乃綱以此數條參互考之雖皆未有以斷其必爲陶書而義

焦山志

卷五

五

有相近其去王右軍顧逋翁顏魯公皮松陵

近有目爲皮囊美者

子有辨見後

之諸說則勝矣亦不特顧亭林引西清詩話謂

陶隱居晚號華陽真逸之爲足憑也且予考宋人所著寶刻類編云許長史舊館壇碑陶宏景撰并書則豈其宋時人亦爲濃墨所欺耶舊館壇碑旣爲陶書而華陽隱居帖又與是銘相類則卽以爲陶隱居書奚不可者

聊

容臺集云山谷老人得筆於瘞鶴銘其欲側之勢正欲破俗書姿媚昔人云右軍如鳳翥鸞翔跡似欲而反正

黃書宗旨近之又云瘞鶴銘陶隱居書山谷學之余欲縮爲小楷偶失此帖遂以黃庭筆法書之文敏此條拈出黃庭可謂得書勢之正矣因記竇靈長述書賦曰通明高爽緊密自然擺闔宋文峻削阮研載窺逸軌不讓真仙猶龍髯鶴頸奮舉雲天此賦數語雖論其平日他書然何其與是銘相似也以愚淺見遠稽隸體則夏承范式皆類託於中郎載考正楷則昭仁冲遠亦旁附於永興縱使傅會非真而深測體原波瀾莫二則今日之品瘞鶴銘者目以貞白書不爲河漢也與其渾概存諸

焦山志

卷五

五九

無名氏書正不若例以陶書得爲書家測量體原也今之學者於考訂經義往往憑演說以實之不肯闕疑而遇此評藝可借問津之處則又故爲矜慎不知欲俟何時始得證佐乎愚竊謂瘞鶴銘直著其爲陶隱居書可矣

翁方綱瘞鶴銘非出晚唐辨

上元程嗣章南耕書張力臣瘞鶴銘辨後云考訂瘞鶴銘者以東觀餘論廣川書跋爲確而陶九成輟耕錄以字句之異不得手自摸印以稽其得失爲憾力臣親涉

其地摩挲審定而作此辨已無遺義然書者何人究莫能明也雲林以爲陶貞白書或疑不類所云本山重刻之文上皇山樵下增人逸少三字乃依陳氏玉煙堂帖而譌考黃董陶所錄原文俱無此三字陳氏刻於明代不知何所據而以訛傳訛也予按皮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

見北夢瑣言

詩集內有悼鶴詩云却向人間葬合威

此瘞鶴之證也又一詩序云華亭鶴聞之舊矣及來吳中以錢半千得一隻養之殆經歲不幸爲飲啄所誤經夕而卒悼之不已遂繼以詩陸魯望和云更向芝田爲

焦山志

卷五

卒

刻銘又顧道士亡弟子以束帛乞銘于予魯望戲贈奉和內云仙鶴亡時始作銘此撰銘之證也襲美爲唐懿宗咸通八年進士崔璞守蘇辟爲軍事判官自敘以九年從北固至姑蘇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襲美正在吳中其年相合集內與茅山廣文南陽博士詩皆不書其姓字又憶華陽潤卿博士詩亦不書其姓魯望亦有寄華陽山人詩與石刻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丹楊仙尉江陰真宰諸稱謂同所云得於華陽經歲卒與銘詞合文筆亦復相類集內他處稱丙戌歲庚寅

歲不書年號又非獨貞白爲然也由此觀之則是銘疑爲龔美所作而華陽北固之間無上皇山之名惟會稽

有之

南宋卜陵奏云直以上皇青山之雄翼以紫金白鹿之秀

豈龔美以右軍遺蹟

在會稽而已亦字逸少遂假其名以傳世歟向傳爲右軍書亦非無故也銘出於唐之末故唐代論書者皆不之及後人考訂但就文言文無他左證不暇旁搜予因龔美亦字逸少而考其詩多與銘符合惜不得與黃董陶張諸君子質之爾儀徵江昱賓谷云何屺瞻亦嘗援皮龔美詩爲證惜未能取悼鶴詩以爲證也方綱按南

焦山志

卷五

空

耕此文据皮龔美悼鶴詩因以龔美一字逸少疑是銘出於龔美愚考龔美悼鶴詩云却向人間葬令威與所作弔顧道士詩仙鶴亡時始作銘此二語乃正用瘞鶴銘事耳觀其序云悼之不已遂繼以詩並不言有刻銘事則其詩內特用古人瘞鶴作銘之舊事可知矣非龔美有瘞鶴之銘也其題又云華亭鶴養之殆經歲不幸而卒殆經歲者將近一年之詞與所謂壬辰得於華亭甲午化於朱方者不合矣陸魯望和詩云君才幸自清如水更向芝田爲刻銘亦是用古瘞鶴銘事蓋皮陸作

詩時同在吳中必深熟是銘之梗概故二人屢用於篇中並非襲美實有勒銘之事其云君才幸自清如水者尤是虛擬之詞而上句云但掩叢毛穿古堞則當日襲美所葬之鶴乃依城隅葬之耳非在焦山厓下江流亂石之間亦可知矣况襲美在吳壬辰甲午之年去歐黃時財二百年不應以二公博古者致多考据之異且歐陽公引潤州圖經云爲王羲之書据王象之輿地碑目云潤州圖經唐孫處元所作也夫潤州圖經已相傳爲王右軍書此書已是唐人所作則豈有是皮襲美之理

焦山志

卷五

全

乎王觀國學林云碑銘甚古顧況生唐之中葉距今未遠決非況銘也又董廣川云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非顧況可知矣觀此二條則顧況尙在皮襲美之前其非襲美更無可辨者矣至於逸少字乃後人所增南耕旣已知逸少二字之本無而奈何又從而傳會之乎總由南耕未見王象之輿地碑目不知潤州圖經作於唐人故多此紛紛耳

翁方綱銘序下三行非重刻辨二首

陳滄洲汪退谷所爲圖皆曰側石仰石仆石其言宋人

補刻三行三十四字卽在仆石之背上又言一石如枕
斜連則上爲江陰等十二字下爲爽塏等十九字是也
依此而言似斯銘存三石耳然汪考第二圖卽張亟齋
原圖也以江陰一段爽塏一段斜連爲一石而以朱方
玄黃一段自爲一石依此而言又似四石矣然滄洲之
考具載其時題贈之作若殷譽慶詩曰峨峨五石羅山
腰張師孔詩序曰命工鑿險得五石金璧詩序曰絙其
石得五枚吳之騷詩序曰絙挽五石置亭其上江珮詩
曰須臾五片芙蓉出徐時允詩曰猶存五片石戴文英
焦山志

卷五

奎

詩曰五石纍纍五星周儀詩曰五石峩峩危復安十
恆久詩曰欵側向背各有字得石凡五聚一亭謝遵王
詩曰五石取次出洪濤張潛詩曰安置山頭凡五石是
以牛氏金石圖無名氏鶴銘考與汪考第一圖皆以爲
五石無疑者也同時人詩曰命工綴輯若鎔成聯珠合
璧從茲一又曰瓚合全無斧鑿痕又曰鍊石都無霹靂
痕又曰縋出重淵反舊觀瓚綴無痕驚鬼斧合此數句
觀之則其實集五石爲一又可知也蓋宋人補刻三行
之說從不見於昔人著錄乃自滄洲作考始言之而汪

退谷王若林又皆沿其誤其誤之所自則由於誤讀馬子嚴題一條耳

宋古洲馬子嚴題云余淳熙己酉歲爲丹楊郡文學暇日遊焦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於崖間震而墜者余不信然遂拏舟再歷觀崖間尙餘茲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側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摹搨因請於州將龍圖閣直學士張子顏發卒挽出之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偶一卒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亟

焦山志

卷五

畜

併出之其文與佛榻所見者同持以較之第闕二字而筆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爲寺僧所給耳因摹數本以遺故舊据馬子嚴此題則所稱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卽今朱方三行張力臣汪退谷稱爲宋人補刻者也蓋馬子嚴所謂見佛榻前斷石爲寺僧所給者彼時果有重刻此三行二十餘字一石而其石今不知何往矣馬子嚴云相較筆力頓異卽是以此真刻三行相較知其筆力頓異也今所傳朱方云云三行二十餘字筆力蒼古正與銘內他字的是出於一手無疑而安得誤會馬

題之佛榻別刻一石爲此三行之石耶此張汪考之語大約出於焦山寺僧無据之訛傳遂信以爲實耳今宜明辨其誣者也客曰汪氏考手蹟原藁云力臣所見之石一側一仰一仆立石旌事三行卽刻於仆石之背滄洲太守欲彙爲一處因鑿其餘石而出其背文於是仆石一化而爲三矣据此則此三行原在仆石之背豈非後人另刻之驗歟予曰今旣嵌砌數石於亭其所謂背刻者不可得而辨識矣然就拓本驗之朱方之下天其之上尙空五寸許之地且其空隙處是斜迤而下之勢

焦山志

卷五

壺

必是原石如此知前後不能就平也當日瘞鶴作銘原非一律坦平大石如刻碑之式也則焉知非原刻至此轉而就其背石接刻之乎若果出於宋人重刻應擇其平正之石而重刻之何爲刻於迤斜不平之背石乎況馬子嚴題語原以佛榻側之石爲重刻故謂爲寺僧所給也旣以佛榻一石爲重刻則此刻於石背者其非佛榻前之一石可知矣是惟其刻在背正是原刻之確驗也而今則面背並排砌於一處其字畫之奇古氣格之蒼渾毫髮無可歧說者豈宋人所能爲乎自今當一掃

宋人重刻之謬說矣

翁方綱銘石移置寺壁辨

是銘在焦山下江水中宋古洲馬子嚴所記淳熙中請於州將龍圖閣直學士張子顏發卒挽出二十餘字又趙彥衛所記有使者命工鑿取十許字者皆未詳其始末今不能知矣

國朝郡倅程康莊仿而刻之勒石山後蘇州糧儲副使王煥令善沒者縋險而下探取得之繪焦麓剔銘圖然其時石猶未出水也至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知府陳鵬

焦山志

卷五

李六

年乃剔出其石置焦山寺中至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復移置於寺中壁間牛氏金石圖云瘞鶴銘在丹徒縣焦山亭中兩壁夾縫南向此康熙癸巳以後置於焦山亭者也周幔亭架遊焦山記云瘞鶴銘已移於佛殿丹墀之東覆以亭嵌於壁此乾隆丁丑以後置於焦山寺壁者也徐壇長圭美堂集跋瘞鶴銘真本云吾友嘉興曹仲經遊於鎮江乘江水冬涸自至厓下仰而搨之墨汁灑面然完字尙有神采近爲滄洲先生移置厓上搨亭覆之搨而鬻之貪估俗僧復苦字畫刻淺加以剗鑿迺

知向之破裂傾側苔封波蕩於蛇龍之窟者未爲不幸也又曰瘞鶴銘裂墮江中好古如張力臣曹仲經冬春水涸時蛇游鱗步藉落葉仰讀而搨之獲其一二字雖間有崩闕不害其可愛玩滄洲先生發興豪舉解橐金賃匠鉅夫繩索鈎之魚龍之窟升之福利之場築臺覆亭可以坐立布楮墨而施瓊槌逸勞奚啻百倍及滄洲以新本見貽令人心灰氣喪誰爲加彫剗者回思海潮江浪之爲護符多矣乾隆壬辰春門人謝蘊山編修出守鎮江以拓本寄來頗憾其失真及丙申秋周幔亭書

焦山志

卷五

六七

來寄示所作遊焦山記曰瘞鶴銘凹凸離湊處一味以油石灰補之字畫淺漫處匠石時時開洗之此銘本磨崖刻甚不平今又因碎後集綴更不平聞官署每搨畢卽付搨者填描三五日始赴官交納其填描者乃醉僧僧醒時興味索然醉後興發乃把帚描字殆百描而千態出焉絕無雷同籠細任意增減隨時直謂之鬼畫符可耳幔亭之言如此其明年丁酉晤錢塘黃小松易小松蓋精于金石者亦云此銘爲後人剗刻非一直謂之碑毀可矣其後山東張鶴柴敷以所舊蓄水搨本五紙

見餉子乃裝而藏之然今見滄洲移亭後所搨之本與鶴柴所贈五紙絲毫不異未見有剜鑿描補之失而予舊所收一大紙者其後亦隱隱有字大約亦近似張碑所云唐人題詩石者然則滄洲之移石置亭固亦未可厚非也至近時工匠開洗之弊則滄洲固未能逆料之而其所謂唐人題詩之石亦在焉者則未知今猶存否耳他日得親到茲山當諦索而詳記之

翁方綱滄洲移石後搨本辨

汪退谷云滄洲太守旣出瘞鶴銘於江中以搨本見貽

焦山志

卷五

六

因諦觀累日沉思默想知其用筆瀟灑之妙而徐壇長云滄洲以近本見貽令人心灰氣喪誰爲加彫剜者此二說不合何哉汪徐二先生同時豈滄洲所貽搨本有善惡邪不至於軒輊乃爾也張力臣之剔銘始於丁未迄于甲戌滄洲之移石則在其廿年之後力臣不及見也然力臣之言曰以摹搨爲原始引證次之考据又次之辨誤又次之而以重立爲要歸期于返本尋源重立而神采頓復也若然則雖謂滄洲之志卽力臣之志可也退谷又云閱滄洲搨本真若新發於硯厥字兩點

下用一反筆尤顯然又云力臣欲重摹四幅其志甚勤
余今欲手摹其文以成力臣之志而礱石未就觀於此
言則知滄洲移石後之拓本退谷尙欲依以重摹則其
可据無疑矣若壇長所見則或其後時所搨經劣手爲
之者歟昨蘊山搨來粗惡失真之本予以示同年錢籀
石籀石亦歎賞以爲真也大抵近日此刻之壞在於工
匠之剗刻而不在于滄洲陳守之移置當就今日所拓
最粗惡之本諦審之其中未以固真徵仙六字尙近似
有一豪之字形耳其餘諸字則皆被工匠開鑿每一畫
焦山志

卷五

完

開廣視原本粗濶倍甚而且每畫頭尾皆開廣一律是
以全無筆意絲毫之迹矣不如此不足以見滄洲移石
時所拓之尙未失真也其謬固在今日之搨失而先在
乎累年之開鑿開鑿與搨失相因而生而滄洲之蒙怨
於是深矣

翁方綱山谷說大字無過瘞鶴銘辨

甚矣王若林之不知書也昔東坡之言曰大字難於結
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山谷申之曰結密而
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近之而山谷跋翟

公異所藏石刻云瘞鶴銘大字之祖也故其詩曰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作癡凍蠅蓋以蘭亭並論則此銘之勢逾出矣而近日王若林之論乃曰山谷比鶴銘於蘭亭或遂推許太甚謂筆法之妙可爲書家冠冕過矣因舉汪文升詩所謂字體寬綽具古隸者以爲知言噫何其陋也昔之著是銘者潤洲圖經以爲王右軍書矣右軍之說固不足爲據然其所以系之右軍者非無因也書法至晉人而居逸品至唐人而兼有神品能品故或者遂以是銘爲顏魯公書何者爲其中莊筆有近於

焦山志

卷五

寺

宋廣平碑也顏書至廣平碑而極矣至于斯銘之逸勢則雖廣平碑亦不能到也今以銘書審之若上皇仙山相石真侶則黃庭化度之蹲注也未唯洪固平原之圓健也江陰眞宰朱化胎禽永興之超舉也惟寧後蕩由褚薛游羊薄之筋脈也華亭爰集太傅之扁濶也旌厥之浮漢隸之瘦掣也方篆土勢籀鼓之奇古也寥寥乎數十字之僅存而兼該上下數千年之字學非右軍而能若是乎是以山谷又曰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熟觀之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云爾

此理亦可以通於此銘矣夷考其文其事則決非右軍也若以書法論之雖謂右軍亦奚不可也蘭亭似結密者而其寬綽人所不知此銘似寬綽者而其結密人所不知也汪文升作考固有功于是銘至所爲詩者本不足與是銘稱而其寬綽具古隸一語又實不能道是銘之所以然且不知是銘得於篆者爲多也而豈僅寬綽之隸之足云乎愚故詳審是銘有關於書道之大者而六朝諸家之神氣悉舉而淹貫之又無論米黃以下矣自今宜懸山谷一語以爲是銘之定評觀者幸勿疑焉

焦山志

卷五

主

可也

